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目錄

唐



居易

初授拾遺獻書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授鄭覃給事中制

元稹

獻事表

論諫職表

與韓愈書

劉禹錫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李翱

論事疏四篇

復性書

平賦書序

上宰相書

答進士朱載言書

楊烈婦傳

高愍女碑

田弘正

謝賜節鉞表

呂溫

功臣恕死議

張荊州畫贊

皇甫湜

論進奉書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舒元興

上論貢士書

李漢

韓愈文集序

歐陽詹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貞元中進士
元和中召入為翰林學士遷左拾遺會昌

初以刑部尚書致仕
卒贈尚書右僕射

初授拾遺獻書

臣謹按六典

唐六典三十卷唐明皇撰列職司官佐叙其秩品以擬周禮

左右拾遺

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

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

唐百官志左拾遺從八品所

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

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

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

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

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

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

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况臣

本鄉里監儒府縣走吏

本傳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監厓尉

委心泥滓

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

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

每宴飲無

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廚之饌

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

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

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

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

元和三年羣臣上憲宗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

夙夜

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
故天下之心顙顙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
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
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
之間小有遺闕稍闕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
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
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

營之至謹言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孔戣字君嚴登進士第憲宗元和初為諫議大

夫歷嶺南節度使敬宗即位召為吏部侍郎改右散騎常侍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墮則隰朋侍

隰朋才亞管夷吾桓公問誰可繼仲父者

仲曰隰朋可

漢成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

本傳成帝即位顯等伏事向復進用

以故九卿各拜郎中使遷光祿大夫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今之常侍是

其任矣中吾選者莫匪正人大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

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

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於天官虛舟為心

莊子方舟濟河

有虛船來觸舟雖
褊心之人不怒

利刃在手全材具美時論多之可使

珥貂立於左右

輿服志侍中中書
令加貂蟬佩紫綬

從容侍從以備顧問

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授鄭覃給事中制

鄭覃故相珣瑜子穆宗長慶
元年由諫議大夫轉給事中

勅給事中之職

唐志給事中正五品位次門下
侍郎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

凡制勅

有未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

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

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故不專於掌
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榮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審詞先臣之
風藹然猶在先臣指其父珣瑜也珣瑜性嚴重人不敢干以私自居首諫益勵
謇諤覃為諫議時憲宗用內官為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即位不恤政事喜游宴覃廷奏抗論
人皆相賀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
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行給事中散官勲如故

元稹

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右拾遺後為相三月而罷以武昌節度使卒

獻事表

稹為拾遺時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乃上疏云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
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
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疏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
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
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
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

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繇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

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
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
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
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繇是進見者格
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
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况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
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
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初即位時天

下之大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

貞觀元年

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

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

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

觸龍鱗

韓非傳龍喉下有逆鱗徑尺

犯忌諱為不可矣

於是房杜王魏之徒

房喬杜如晦

議可否於前天下四

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

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

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

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

喜順從而怒謬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

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

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

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

聖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繇斯道致俗和平况

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維新罪叔

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

順宗永貞元年憲宗立即貶王叔文渝州司戶其黨韓泰等皆

貶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

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為留後杜黃裳以

全義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惠琳勒兵反衙將張承金討斬之傳首京師

發承光之詐而

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

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

曲被殊私覃於有截

覃及也商頌長發篇九有有截齊一未歸也

斯皆陛下

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

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

咄嗟咨語也

有所未決

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

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
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
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

匭匣也武后始置四匭於朝堂上表者投之

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
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
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
官尚爾又況於踈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
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為虛器謂

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
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
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承顧問者獨一二
執政而已每一對敷揚不及俄頃之間議天下之事臣
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暇陳理亂議
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名見言簿書之出入計
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景
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

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稔者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

元和元年稔應制舉居第一

擢授諫司恩萬常品若復

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條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

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
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德宗貞元十
八年罷正衙奏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奸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
誅求十曰省出入改遊以防銜廩凡此十者設使言之
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
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論諫職表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

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
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為
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
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
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
常文皇猶以為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
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

貞觀元年制

當是之時耳目

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

勸焉是否無不替

否不善也替廢也

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

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記豈干戈征伐

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

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

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

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

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

德宗貞元十七年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

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元

和元年武元衡奏罷之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

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詔令有不
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
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
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
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見而私欲收綵綸之詔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

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
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

無所裨補不足叅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
以為務廣聰明稍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疎賤之使至於
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
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
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
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寘與同以謝諫官之辜亦臣之所
甘心也無任激切之至

與韓愈書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

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

按本傳甄濟字

孟城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隱居青巖山中

採訪使苗

公

苗晉卿

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

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賓介元宗可其

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

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瘖其音復隱青巖

按本傳安祿山

表薦甄濟授誠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天寶末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以衛縣令齊玘誠信可託乃求

使至衛具以誠告偽嘔
血疾不能支遂昇歸

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

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

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

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東都安國

觀代宗復洛

時代宗為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肅宗至德元年冬克復洛陽安慶緒奔鄴甄

生臥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

撲擊也自治自責也

代宗為

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

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污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

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

記曰居易以俟命

堅直

操於利仁之世

論語知者利仁

而猶徧淺選栗者之所不為

選栗

劣弱也

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

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鴛為鷺世亂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

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也某嘗讀注記

闕而未嘗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

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真卿崔太傅祐甫皆為歌詩

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畊先人舊

田於襄之宜城襄陽宜城縣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

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

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

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某聞風既久

因與之遊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為驕閭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遊願得所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謂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以黨王叔文貶

朗州
司馬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

開成文
宗年號

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

王廟暨學舍於兌隅

兌西方之卦
隅同
作廟舍於城西隅也

謂革故而鼎

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淮陽汝南之師

文宗太和八
年授懷忠武

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
等使就加兵部尚書

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

宇荒堦不足廻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

辭曰自盜起幽陵

謂安祿山
反幽燕

許為兵衝連戰交梓

梓梓
杭以

柄入孔亦兵器也○梓存入聲

率無寧歲耳悅鉦鼓

鉦小雅采芑篇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邇來生聚教養起居祖

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侯此人人思

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脩戎律以通

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

瘼病也小雅四月篇亂離瘼矣

季年崇教

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漢水之瀕

漢水出河南密縣東

入頽音亦

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

枝梧

小柱為枝大柱為梧

載塗載負

塗圻抹也負文米

明黜焉陵

虛

黝微青黑色
凌虛狀其高

寢廟弘敞齋宮嚴闕軒墀廡儼雅清

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飭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

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注門內屏外用王禮也堯頭禹

身

史孔子世家其頽似堯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

謂曲阜仲尼廟堂

及門覩奧

奧室西南隅覩奧謂升堂入室者

偶形畫像之儀

取之自太學宗彝遵豆

尚書孔傳宗廟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

青黃規矩

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國章也藏

經於重檐斂器於虛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

學記入學鼓篋遜其

業也注學鼓以名學士至則發篋中書籍等物

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

有役夫洒掃有廟幹

幹能事者之稱

公又割隙地為廣圃

隙音乞

蒔其柔蔬而常蒞旨蓄之御備捨已俸為子錢權其孳

贏

權集作植

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

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

同繇是縻勇爵戴鵲冠者

縻係總也鵲冠武人之冠

往往弭雄姿而

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縫

掖

莊子曼胡之纓注粗纓無文理者縫掖儒服

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

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

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

岐國公杜佑也悰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

元和九年

岐公弼諧二帝

德宗憲宗

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

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

開元間劉秩撰政典佑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成二百卷以獻命藏書府

副行人間今孝

孫聿脩形乎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

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

本傳杜佑表禹錫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

近年

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

古之宗廟立碑以繫牲此碑所由始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鬪嘖嘖

嘖音嘖爭貌

亦

有儒宮軋於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

魯頌泮水之詩戾止來至也

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

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於門墻如造闕里春詠

夏絃載颺淑聲風於閭閻浹於郊垌途讓班白家尊父

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詒交侮今逢親戚

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

有泮林鳥革其音

魯頌泮水篇翩彼飛鴉集於泮林懷我好音

許崇學校民

悅其教鑄於圭石以志新廟

李翱

字習之趙郡人德宗貞元中登進士第授校書郎憲宗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忤

宰相李逢吉出為廬州刺史文宗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知制誥卒謚文公

論事疏

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

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
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
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

臯陶謨
惟帝其

難之知人則
哲能官人

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為察忠

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
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讒之必
矣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
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為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

人嫉而讒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

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

車騎將軍史高侍中許章

竟為邪臣所勝

邪臣謂史高許章弘恭石顯鄭朋華龍也

漢元帝不能辯而

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屏姦佞

臣聞孔之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姦佞之人可辯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

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
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
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

邪之臣者榮夷公

周厲王卿士專利而敗周室厲王流於彘

費無極

楚平王時為太

子少傅讒太子建伍奢為明之無極

太宰嚭

太宰嚭受越賂勸夫

使王執奢其子員奔吳基入郢之禍

王子蘭

楚懷王稚子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諫子蘭

之差赦勾踐讒子胥而賜

王子蘭

楚懷王稚子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諫子蘭

勸王行懷王卒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子蘭為令尹又與
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遷之江南楚日削以亡

王鳳

鳳成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專權驕僭

張禹

王

羽翼賣許敬宗

勸高宗立武后遂韓瑗來濟

李義府

高宗

時上表請廢后立武昭儀未幾

李林甫

明皇相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

為相柔而害物人謂之李猫

盧杞

德宗相有口才為相未半載逐楊炎敗杜

固寵排逐賢相杜絕言路以

成其奸人謂其口蜜腹劍

未半載逐楊炎敗杜

佑臨顏真卿引裴延齡用趙贊括富

裴延齡

延齡領度支以掊剋

得章陸贄極論其奸

德宗愈厚之罷贊相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

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

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為察奸

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

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以
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
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進則視聽
聰明

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

德宗初立以楊炎為相
作兩稅法夏稅盡六月

秋稅盡
十一月

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

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

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
一斗不過五十稅糧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
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
文獻通考憲宗時貨輕錢重凡留州送使所在長史又
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至裴垍為相
奏請天下留州送使
物一切令就省估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

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
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
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

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
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遂
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
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
平之興亦未有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
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
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
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

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
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
雖后稷神農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
足矣臣故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絕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

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

德宗時江西節度李兼有月進西川節度韋皋有日進裴

肅始以刺史進奉自常州遷浙西觀察嚴綬始以幕僚進奉自宣歙判官召為刑部員外郎而人爭進獻以為

常
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

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

憲宗元和十二年擒吳元濟淮西平十四年斬李師道淄青平

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

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

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

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

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戰士使邊兵實

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

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

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

憲宗元和四年三月以李絳居

易言絕進奉四月密諭諸道
進奉無申御史臺故朝云云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

刻下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
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
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
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絕進獻以寬
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復性書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

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

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

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

乾三爻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誠能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

人之力於道也昏不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

休也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

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

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

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

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

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

獸蟲魚者亡矣

孟子平旦之氣旦晝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而違禽獸不遠矣

昏而不

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

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

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

眊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

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

莊周曰人生世間猶白駒之過隙故能聞

道即顏回之年非夭也不能
聞道雖彭聃之年非壽也

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

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

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

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邪

按朝復性書有三篇今錄末篇

而以首篇附著於後其言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
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
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
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
不明非水大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
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
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
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淮河濟之未流而泉於山，非不水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

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真德秀云翔書二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中節而已未嘗以為可無也孟子以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為四端正欲人擴而充之未嘗以為可滅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孟子因情之善而知性之本善蓋因其所發而知其本體也以為邪妄而欲滅之可乎故程正公曰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善惡而論顏子之學則謂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亦不以為可滅也朱文公亦曰李翱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錄焉

平賦書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
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
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
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
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

四人即士農工商四民

麥粟布帛

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

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

憲宗
元和

間削平藩鎮破吐蕃每
憂國用不足故翺云然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

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

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

柘桑屬葉可飼蠶

盡力耕之

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

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

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

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

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

憲宗元和未稍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以聚斂得幸

同平章事故翱云然

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

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

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

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井田法雖

難猝行宜少近古限

民名田塞兼并之路唐初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天寶之

後法所不行

翱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

馬端臨曰隨田之在

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

於鞅唐租庸調之法壞於炎又按德宗貞元間歲事豐稔上因畋問民趙光奇曰百姓樂乎曰不樂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詔書優卹徒空文耳是兩稅之法亦壞矣此平賦書所由作也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上宰相書

此宰相乃崔羣也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

按通鑑元和十二年七月

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至此乃十四年也

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

其所乘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

能去

時度支使皇甫鏐以聚斂得幸憲宗用以為相

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

宗

卿李道古

以貪暴恐得罪因皇甫鏐薦山人柳泌能合

長生藥

泌言天台山多靈草願得為彼長吏以求之上

以泌權

知台州刺史

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

元和十四年正

史諫官

諫不聽

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

元和十四年正

四年正

韓愈

上表中使迎佛骨於鳳翔

刺史

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

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

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

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

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

按本傳皇甫鏘

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屢疏其邪奸常因面對及開元天寶事羣曰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用人得失所係非小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詞意激切而憲宗終用鏘為相

顯辯其事忍耻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

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

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

房喬杜如晦

以為

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

姚崇宋璟

以為非姚

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

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况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

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
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羣不能用竟為鑄所構出
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

答進士朱戴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
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
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
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
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

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
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
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
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
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
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
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
若天地掇章稱詠

掇採也○
都奪切

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

意造言皆不相師

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

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

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

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

北嶽恒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南嶽

衡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

江焉

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沅水東流為濟導河積石岷山導江此四瀆也皆獨入於海者也

其同

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

之雜焉

天官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
割烹煎和之事辨百品味之物

其同者飽於

腹也其味醎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
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
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
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
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
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
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

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

揚雄著

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

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

劉劭著

王

氏中說

王通著

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

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

邶風柏舟篇刺頃公之時仁人不過小人在側也悄悄憂貌愠怒也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此

非對也又曰邁閔既多

閔病也

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

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虞書帝舜命龍之詞聖疾殄絕震動也

詩曰

芟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人

大雅桑柔篇芮伯刺厲王

也菀茂貌桑葉柔濡人庇其下者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均得其所劉燬燦而希也瘕病也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堯典史臣贊堯之詞

詩曰十畝之間兮

桑者間間兮行與子還兮

魏風十畝之間之篇

此非難也學者不

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稱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

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

李耳著道德經五千言

列禦寇

著列子八篇唐時號

沖虛莊周

著莊子內外篇唐時號南華真經

鶡冠

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

名田穰苴

著司馬法孫武

著孫子十三篇

屈原

著離騷九歌九章卜居漁父等篇

宋

玉

著九辯招魂高唐神女等賦

孟軻

著孟子七篇

吳起

著吳子三卷言兵

商鞅

著

子五卷刑
名之學

墨翟

著墨子
十五篇

鬼谷子

著鬼谷子三卷
言捭闔之術

荀况

著荀

子十卷
二卷韓非

著韓子二十卷
刑名法術之學

李斯

有諫逐客書
上督責書

賈誼

著新書十

卷

枚乘

有諫吳王書
二篇賦九篇

司馬遷

著史記一百三十卷

相如

著子虛大人賦諭已

蜀檄難蜀父老
諫獵封禪等書

劉向

著新序十卷
說苑二十卷

揚雄

著法言十二卷
太玄經十卷

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

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為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

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

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

豹之尊猶犬羊之尊此之謂也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

建中德宗年號

李希烈陷汴州

代宗大曆十四年汴宋將李希烈逐其帥

李忠臣詔

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節度留後令滑毫

節度李勉

領汴州德宗即位改淮西節度淮寧軍以寵

之建中三年

秋詔李希烈討李納希烈潛與交通四年

秋希烈圍東畿

帥哥舒曜於襄城十一月臨襄城乘勝

攻陷汴州李

勉奔宋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

勉奔宋州

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侶

侶與

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

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侶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力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

人侶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侶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死守得我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侶蜚古飛字侶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

誰人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侶遂忍之復

登陴

陴城上女牆

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

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

孔鮒曰楚王張

繫弱之弓楚之弓名也

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

相與散去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品之功詔遷絳州
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
恭順和於娣姒

也妯娌

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

則賢矣辨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厭
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
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
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
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使彥昭守濮陽者乃平盧節度使李正已也時李正已謀不軌於建中二年六月死其子納秘之檀領其衆八月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濮陽本屬平盧軍彥昭乃以歸天子也及彥昭以城歸

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

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
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
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
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
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

曹娥思肝自沈於江

曹娥上虞人其父財死於江娥因投江尋父屍抱屍而出太守度尚

祀之令邯鄲

獄吏嘯囚章女悲號

漢書王章為王鳳所構下獄妻于皆收繫

淳為碑文

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曰數帝至九
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思言其兄作詩載馳

廊風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為狄所滅載公露於漕邑夫

人思言其兄又義

不得歸故賦是詩緹縈上書乃除肉刑

史記淳于意當刑少女緹縈上

書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漢文帝悲其意為除肉刑

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

或仁噫此懿女厥生七年天生其智四女不備向遂推

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

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

哉懿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朝在汴州

彥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余既悲而嘉

之於是作高隱女碑

田弘正

本名興字安道平州盧龍人田季安時為
衙內兵馬使季安死弘正舉六州版籍請

命於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
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卒贈太尉諡曰忠隱

謝賜節鉞表

臣聞君臣父子是為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
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冥所宜共殛臣家
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

周書立政篇繼自今文子
文孫注言文王之子孫

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

弘正
少習

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
伯父承嗣愛重之季安時為衙將驅馳戎馬之鄉不覩

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

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丹

之下謬見推崇

季安卒衙兵推弘正為主弘正拒闕不出衆呼噪不已

天慈遽臨

免書罪累朝章薦及仍委旂旄

故事節度使卒而請代每遣中使宣慰以觀其

變使還而議之憲宗聽宰相李絳言中使未還而竟以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授節鉞錫封壤於全

藩列班榮於八座

時加弘正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沂國公

君父之

恩已極絲毛之效未申但以覲冒知羞

小雅何人斯篇有覲面目○覲

天上聲 低徊自懼是知功業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徵倖之

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為憂伏自天寶已還

幽陵肇亂

安祿山反於幽燕

山東與壤悉化戎墟外撫軍士內

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年

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

昧

商書仲虺之誥篇

批亢擣虛

孫臏語批擊也亢高也擣衝也救闕者乘高而擊之因虛而擣

之其闕自解矣

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

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

呂溫

字和叔貞元末擢進士第再遷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元和元年乃還進戶部

員外郎御史中丞竇羣薦知雜事宰相李吉甫持之不下溫怨因構吉甫坐貶均州刺史再貶

道州徙衡州卒

功臣恕死議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近代惑者因為口號於

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

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人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

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
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
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黜韓之罪
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隳突憲
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
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
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怨
死為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

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罪死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猶如狗盜庸如黠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庶耻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勲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

陸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範
物之制也謹議

張荊州畫贊

并序張九齡為相時薦周子諒為
監察御史以安言休咎見殺九齡

坐引非其人左遷荊
州大都督府長史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

開元二十二年九齡遷中書令九
齡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於始

興九齡封始興縣伯卒
贈荊州大都督諡文獻

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

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
納寢廣若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

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

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諄攀帝檻厯天

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為公却明九齡諫廢三子

斥武惠妃諫以宰相賞張守珪斬突厥虎而冠之不敢功諫牛仙客為尚書諤諤有大臣節

猛視言為強暴所懾服也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

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謂安祿山反於漁陽俾姦臣乘釁謂李林甫

以速致戎詐成讒勝即封牛仙客聖不能保襁我公衮

寘於侯服侯服謂貶為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

荊州長史

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

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

政

中宗見弒韋后臨朝欲殺相王相王子臨海王隆基勒兵誅韋后相王即位是為睿宗立隆基為太子即

明皇也景雲二年太平公主用事忌太子英武常欲害之時綱紀紊亂復如神龍之世

樂與羣下

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為時

要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

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

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

州起而扶之舉為時害動沸上欲日與讒黨抗行於交
戰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歟耀而滅又
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
有不可有成有不成况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
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曹谿在曲江縣有南華寺靈徹其寺僧也雖
脫離世務而猶存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
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

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
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
中鯢鱗初脫激海以化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鯢化而為鵬言九齡受知明皇時也
羊角中頽摩天而下莊子鵬搏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旋風也中頽喻九齡罷貶時也
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儆爾夙夜

皇甫湜

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

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

今國家既有公府又有私藏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庫此公府也大盈內庫乃

私藏也

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

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

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

恣橫征發因緣贓私

德宗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絕名為羨餘權臣猾吏因緣為奸

或矯密旨加斂或刻減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憲宗朝雖嘗詔絕進奉尋即

如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

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實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資
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
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
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莞權山澤之利終不若領
之大農也西漢財用之司凡三大司農為官
庫少府水衡二者乃天子私藏且地之財
無盡王之用不會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
會惟王及后世子不會何必固之內
府以開濫闕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
之古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耗蠹

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

文宗開成

元年正月朔帝御宣政殿受賀遂宣詔大赦改元湜此書即此年所上也陛下深念疲民懇

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
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庭必沒於私室
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
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
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
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
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
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

功愈生平行實也緒統系也

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

河陽唐屬

懷州實懷慶府河內縣

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

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

本傳愈七世祖茂有

功於後魏封安定王

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啟素父秘書郎贈

尚書左僕射諱仲卿

唐書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

先

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

本傳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弘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

人始未信既發

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

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

言不拘一

格而至當不易極其匠心也

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

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
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

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果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

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

本傳為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大怒貶

山陽令憲宗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坐柳澗事復為博士後累遷中書舍人言平淮西事與執政不合改太子

右庶子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非常惋佛老氏法潰

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為身耻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

千里海上

憲宗十四年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

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

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

洶洶

通鑑元和九年秋吳少陽卒子元濟反上用李吉甫策以山南東道帥嚴綬合諸道兵討之十年綬

為元濟所敗以汴帥韓弘代之四年不克饋運疲弊宰相李逢吉等皆欲罷兵裴度獨請自往督戰先生

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

通鑑上以裴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

彰義節度充淮西宣慰使度奏愈為行軍司馬

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

感說都統

乘遽即乘傳都統汴帥韓弘也

師乘遽和卒擒元濟王廷湊

反圍牛元翼於深

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將王廷湊殺田弘正又圍深冀帥牛元翼於深州

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釋庭臣往諭衆懷縮先生勇行

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

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

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為急病

春秋莊公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未臧孫辰告糴於齊左傳曰禮也

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

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斂禁軍

通鑑穆宗長慶

三年六月以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為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帖旱糴醫倖臣

之銑

凡器缺謂之齧時李紳與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李連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

察使紳愈入謝上令各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再為
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此倖臣即逢吉也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

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

娶喪葬
本傳允內外親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平居雖寢食未嘗去

書怠以為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

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志歸
舊唐書愈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友善二人名

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而藉終成科第退公之隙即相與談讌論文賦詩誘屬後進館之者十六七

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

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聶左拾遺李漢

漢亦為愈
門人昌黎文

集乃漢所
編聶婚同

集賢較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

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頭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疇

此四方惟聖有文垂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曠義

滂仁

曠引滿也與曠
同○忽郭反

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

亘長

也按我童書經紀大瓊唵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

奈知之悲

舒元興

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與李訓善太和九年以御史中丞同平章事訓詐為甘

露降謀伏兵誅中官不克中尉仇士良率兵殺訓及元興等

上論貢士書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脩三代之教盡善

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脩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

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原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

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

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

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質

待問上國

問聘也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

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

數

唐制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史以鄉飲酒禮會僚屬陳俎豆備管絃牲

用少牢歌鹿鳴之詩

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

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

貢士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係及所居始由戶部集

閱而關於考功
員外郎試之

劇責與吏胥等倫臣韋狀書備不被駁

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

唐制舉人試日既
暮許燒燭三條

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

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

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

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

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令

甲之甲賦猶言律賦也唐
制進士試以詩賦策論

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

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
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難矣
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
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
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
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
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
屑污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

司則以篋篋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耻之臣亦耻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

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

唐制

科目獨重進士故曰首科

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

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

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

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

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

唐以詩賦取士

按詩有六義

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

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

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

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後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

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耻不為也
故繆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
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
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李漢

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韓愈子婿少
師愈元和七年擢進士第長慶末為左拾遺

文宗時李宗閔作相用為知制誥累遷吏部侍
郎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貶汾州司馬

韓愈文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文

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

孔穎達曰安國作書傳值正盡不行諸儒

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

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

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二十四篇隋經籍

志高唐生傳儀禮十七篇外又有古禮出於淹中又得

司馬穰苴兵法及明堂陰陽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

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為八十五篇謂之大

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

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

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

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恭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恣謂

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

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

代宗大歷三年也

幼孤隨兄播遷韶

嶺

本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

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祈

通念背誦也曉

析解悟也

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挾無隱汗瀾卓蹕齋泣

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鏗然而韶鈞鳴日

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

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

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

生之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
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
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十五聯句十一
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
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
七百并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
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
在集中

歐陽詹

字行周泉州晉江人閩人舉進士自詹始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

韓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

構架也合也集也成也合集訓詁以成講

義猶架屋然

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矣必

耨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

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

大故首於羣籍而講之東脩既行

唐制國子監生徒各奉束修以見其師長

建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

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

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

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

唐志國子監有

六學一國子學二太學三四門學四律學即法家五書學六算學此又有墨家未詳屬於何學疑是畫家亦屬

於書

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

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

損益得失定百家義疏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

之耳河傾於懸

謂懸河之辯也

風落於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

所昧鏡徹於靈臺

靈臺心也

所疑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於

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城知名造者半

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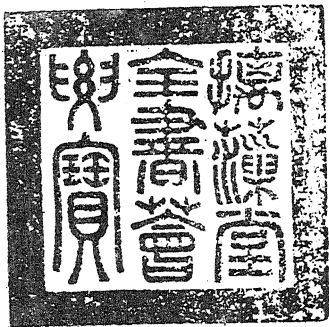
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

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於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

七日記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 臣吳垣

膳錄監生 臣劉廷勳